

曹穎甫著

曹氏

傷寒
金匱

發微
合刊

千頃堂書局

L4
97
10

庫 本 樣

曹
穎
甫
著

曹
氏
傷
寒
金
匱
發
微
合
刊

千
頃
堂



00017

內 容 提 要

傷寒、金匱兩書，原係一編，合十六卷，名爲傷寒雜病論，是漢張機仲景氏所撰，是中醫的經典著作之一。本書著者將仲景之書爲之實驗發揮後而加以詳註，全書有三個特點：(一)本書爲著者數十年臨證經驗的總結，一字一句都出自心得，與一般彙集前人注釋不同；(二)本書融會仲景全書，本仲景著書之精神，詳爲分析，不標新立異，亦不泥於一家之偏見；(三)書中注釋各條，不但解析病理，且博引著者多年治驗，以爲佐證，俾讀者知所運用，與徒托空言而無實踐者不同。爲今日研究祖國醫學者及臨床醫工值得重視的一本參攷書籍。

曹氏傷寒金匱發微合刊

開本：850×1168/32 印張：15 插頁：4 字數：327千字

曹 穎 甫 著

千 頃 堂 書 局 出 版

·上海淮海中路1670弄11號·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195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

定價：(10) 3.00元

當我從丁師甘仁臨診實習之前，先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唸書（一九一九——二三年）那時候，曹師拙巢以詞章家兼通岐黃術担任講席，爲了我愛好文學，便跟曹師論醫，餘事學詩。畢業後還是和同學許半龍、嚴蒼山、章次公兄等常到曹師寓所虛心地學習和反覆問難。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在這過程中給予我深刻的印象，保留到現在還沒有消失。

曹師是經方派的典型，處方用藥，都依照着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規律，強調仲景後的方書卑不足道。我的看法呢？仲景辨證求因，分經定方，規矩謹嚴，在臨床上自有一定的價值。但受了歷史條件的限制，範圍不免狹隘，不同意把後代許多經驗良方無形放棄。爲了這不同的意見，我們有時引起辯論，在辯論時，曹師看到我們不能瞭解他的用意，往往捨醫談詩，拈題分韻，各自沉思覓句，把緊張的情緒很自然地緩和下來。我記得一九二四年的冬天，討論芍藥的酸斂和苦泄問題。沽酒烹茶，一燈相對，不知不覺的雞聲唱曉，最後還畫了一幅墨梅送我，題句中有「微雪消時說與君」，便指此事，可謂風趣極了。其實，曹師明知同門賞用經方，而且也很願我們從經方去旁求時方，得到更豐富的知識；相對地，曹師也常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和逍遙丸，以及牛蒡、前胡一類仲景書中不見的藥，根本沒有抹煞時方。次公會對我這樣說：「曹師善用麻黃、桂枝，深惡痛絕的是桑葉、菊花，所以經方和時方的爭執，在曹師心目中就只麻桂和桑菊的區分。曹師也認識辛溫解表不適用於某些症狀，所以他看到黃坤載用紫背浮萍，就把浮萍當做溫病發汗的主藥。」次公的體會，顯然比我深入，曹師並非泥古不化，也在次公的語意中可以體會得

到了。

一般熟悉經方是一切方劑的基本，後世方劑大部分跟經方發展起來。譬如一株樹罷，有了根才有枝葉花果，我們不能孤單的欣賞一枝一葉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同時，我們也不能見到一樹一木，就認做是一座森林。曹師的極端主張研究經方而不堅持反對時方，便是這個道理。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醫應該從源尋流，不當捨本逐末，給予後學一個明確的方向。所以曹師的論詩推崇王漁洋，教導我們又鼓勵多讀漢魏樂府，曾經特地寫了一本「古樂府評註」，可說是同一意義的。

曹師具有淵博的學問，可是業務並不太好，甚至異常清淡。那時，我的先伯父鄉謚恭惠先生主持上海慈善團體同仁輔元堂，每年端午至中秋節例有施醫給藥，就診的都是勞動人民。丁師就委託我推荐曹師參加這治療工作，大約前後有三年，「金匱發微」的內容，便是此時的治案（少數是另外的）。「金匱發微」僅僅曹師著述之一，最可寶貴的，不同於過去註家的尋章摘句，鑽到牛角尖裏；也不牽強附會，自作聰明。他把親身實驗到的老老實實地寫出，沒有經驗的寧缺毋濫，絕對不妄加批判。這種「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精神，是曹師平生治學的特點，也就是「金匱發微」的實質。據我所知，曹師舉孝廉時的房師是嘉定秦芍舛先生，也明醫理；後入南菁書院肄業，山長黃以周先生是著名的漢學大師兼精醫學。那末，曹師的醫學知識，師承有自，可以概見了。因此，曹師在實事求是的診斷下，有「覆杯而愈」的，也有「一劑知，二劑已」的，聲譽漸著，很快地轉變了一部分同道輕描淡寫的作風，不可否認是曹師推動的力量。

日寇侵略江南，曹師的故鄉——江陰淪陷，師激於愛國義憤，不屈殉難。在明年才得到消息，我曾撰詩追悼之（一九三八年）。在「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再版的今天，更使我回想到曹師誨人不倦的精神和正確的教學方針。他留給我們的著作，正是發掘、整理祖國醫學的寶貴材料。當然，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我們需要全盤接受祖國民族文化遺產，我們要從經方到時方，湯液到單味，取長捨短，消滅宗派主義，發揮中醫藥更大的效用。然而這本冊子，從中醫臨診來說，定然是值得重視的。

末了，我要說的，過去「仲景學醫於同郡張伯祖，時人以爲識用精微過其師。」但是我在中醫方面，除掉業務之外，雖然也做了一些事，自己覺得沒有很好地繼承衣鉢，而且仍有不同的意見經常會暴露出來，對於曹師的表揚更是談不到了。偶然和次公談及，他也認爲有同樣的感慨，這是我們非常慚愧的。

秦伯末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寫於上海市立第十一人民醫院

再版前言

這次重印曹師遺著傷寒發微金匱發微，有三點需要略加說明：第一、原來的傷寒發微刊本沒有圈點，曹師生前，曾爲其幼女若華圈點了一部，這次排印就全部照樣加上了，使之和金匱發微的形式相一致。第二、這兩部書在前次刊行之後，曹師曾對原來的文字略有小小的修改，在訂正仲景原文之處，又逐條加以註明，還有幾處對原來的註文作了補充，現在全部根據曹師的手筆付排，因此目前的版本有少數地方和以前的刊本不同。第三、以前這兩部著作先後單獨刊行，重複的湯方，一律依照仲景原書用正文大字，現在既把兩書合刻，就沒有再保留重複湯方的必要，但是爲了保存原來的內容，同時對於湯方前後小有異同之處，便於互相參攷，因此就用小字雙行排在仲景原文之下，免得在正文中重複出現，這是我個人的主張。除了這三點之外，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

我是在曹師門下學習詩文，雖然在追隨左右之時，曹師亦有時爲之講解醫學，終以意不在此，未加留心，所以到今天還是一個門外漢。現在重刊曹師這兩部遺著，雖則由我來負責，但是對於曹師這一方面的學問，實在不敢妄肆議論。不過曹師的主張精神，根據平昔知聞，頗有需要談的，因此就從我的思想所及，寫幾句在前面。

曹師一生提倡經方，不論是教導門人，或者是臨證處方，一以仲景爲法，因此少數敬仰他的人，說他是經方的典型，而很多反對他的人，都說他是背時好古，實際上曹師這樣的主張，完全是爲當時中醫學術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並不是曹師有意喜歡固執派別的成見。那時候，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國主義者挾其科學上的成就，用其全力摧殘我國的民族文化，以期達到他永遠奴役中國之目的，在醫學方面也毫無例外。仰承帝國主

義者鼻息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媚外惟恐不及，更說不到對祖國醫學的保護。至於當時的西醫，好的是認爲中醫在學術上落後，不科學，主觀的全部加以否定；另外一種是爭營業，盡力對中醫排擠。當時醫學界曾流行着「中醫不亡，是無天理」一句話，可見中國醫學被蹂躪的程度。在中醫本身，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不思奮起圖存，用科學方法研究祖國醫學，使幾千年來的文化遺產，不致滅亡，相反的却故步自封，視中醫的存亡，好像是與己漠不相關。臨證處方，用藥不出桑葉、菊花、防風、荊芥，劑量不出三分五分，輕病儼然能够着手回春，重病就束手無策。至於麻黃附子那一類能够愈病的峻藥，不但自己不會用，不敢用，還要以打擊別人的方法來掩護自己的短處，說什麼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這樣片面的抱着一己的成見來對待學術，醫學怎樣能够進一步提高。即使沒有外力的壓迫，前途已經非常危險。根據這樣的情況，所以曹師極力主張經方，想把中醫從庸俗的敷衍的治療風氣中挽救出來，使得治醫的人們，除了知道中醫在輕描淡寫的時方而外，還知道有一種大方重劑可以挽救沉疴，使中醫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用有力的事實，來挽救滅亡的命運，這是曹師不得已而不顧一切堅決主張經方的苦心，不但在當時，就是直到今天，還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

就時方來說，曹師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殺，在同門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曹師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說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時方擅長，可是他的運用時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了甘仁先生的話來說：「我之所以用輕劑者，彼固未有重病也。」事實確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號，大都是養尊處優之人，有的是偶感風寒，稍覺不適，有的是閨中弱質，情感抑鬱，這樣的病人，藿香桑葉，陳皮荳蔻，便已足夠奏效，曹師也承

認這一點。但是一遇到危篤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劑活人，曹師對他的用附子理中湯治血症，推崇其深明醫理。可見丁甘仁先生的運用時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據的。至於去曹師那裏治療的，一般都是勞動人民，不到病勢危險，決不就醫，所以所用的全是經方大劑。丁甘仁先生不反對曹師用經方，曹師也不反對丁甘仁先生用時方，兩人在醫學上結成最相知的友誼，可見曹師的反對時方，並不是反對適當的運用時方，而是反對只知時方不知經方的市儈，否則曹師就成爲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師，而不是以保衛中醫爲己任的曹師了。

解放以後，辯證唯物論的醫學巴甫洛夫學說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不但逐步澄清泛濫在中國西醫中間的唯心論以及機械唯物論、二元論、生機論、活力論等等各式各樣的唯心論，同時也爲中醫明確了一條研究的方向。過去中醫所說的心爲君主之官，以及營氣、衛氣、百脈經絡等等，雖然有許多是抽象的東西，有許多祇是從經驗上得到的推論，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神經系統的作用。在治療方法上，主要從整體出發，不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一情況，也和巴甫洛夫學說有機體內在和外在環境的統一的基本觀點有其相通之點。曹師雖然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接觸到巴甫洛夫的學說，但是他研究醫學的方法，特別注意人身各部份之間的聯系，從聯系中進行治療，不但闡發陽明識語，一下而愈是明顯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心下水氣以止嘔，遇當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黃發汗，這種例子，在書中是多得不可勝舉。就是對太陽太陰六經病將愈，從某時至某時各條，歷來註家，不是糾纏於陰陽，便是認爲無稽，曹師也從天時的變化和病情相適應來進行解釋。這許多獨特的見解，不但辨證的注意於人體的全面，而且把內在的主體和外在的客觀環境都結合起來。雖然這許多見解，都是從中醫原來學說的基礎上

立說，有待於用科學的方法來加以分析，但是這樣從整體看問題的方法，將是今後醫學界研究中醫時一個很大的啓發，也是引導醫學界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在中國醫學研究上的一個開端，用這樣的觀點來分析曹師的治學方法，我認爲是並不誇大的。

書中曹師曾提到給他媳婦的妹妹治病的故事，那時她住在醫院裏，其家人貯藥茶銚，僞言開水，携入醫院，當時中醫處境的悲慘，即此可以概見。今天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掌握了政權，祖國的醫學得以重新恢復其應有的地位，不但在醫院裏中西醫一起會診，而且西醫也須要學習中醫，和中醫一起研究祖國醫學，中醫在各方面的治驗，亦逐漸爲醫學界所承認，這說明了無論任何學術，只有在人民的政權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發展。但是這一革命勝利的到來，距離曹師遇難時已經十幾年了，曹師當年爲中醫生存進行鬥爭的心願，雖然在今天已成爲現實，但是從作爲一個門弟子的心情來說，墓門宿草，飽歷風霜，春夢迷離，師門永隔，展讀遺文，誠不勝羹牆之痛。

爲了本書的再版，原來金匱發微的發行人同門錢頌霞兄特地從無錫到上海來進行聯系，秦伯未兄在百忙中寫了一篇序文，章次公兄始終關心此事，在去北京的前夕，特地趕到千頃堂書局詢問情況，到北京後還不斷來信，這都是出於曹師門弟子關心曹師著述的高度熱情，應該在這裏提到的。

曹穎甫先生傳

蔣維喬

我蘇之江陰，昔有南菁講舍，大江南北高材之士，多肄業其中，或深通經術，或擅長詞章，其爲人或篤厚淳謹，或風流放誕。己未年，余與穎甫先後入南菁，而余以狂名，穎甫以慧名，人皆呼爲曹慧，穎甫曰：「善。」亦輒自稱曹慧焉。余之初遇穎甫也，彼此眼高於頂，覲面不語。既而在宜興儲南強齋舍中不期而相值。南強溫文倜儻，同學中皆樂就之，與余尤稱莫逆。南強指之曰：「此曹穎甫，詩文大家也。」余曰：「即曹慧耶？」穎甫輒應曰：「是也。」余斯時因養病習七弦琴，略知數引。穎甫聞琴大喜，每日至余處靜聽之。嘗云：「曹慧向不肯下人，今於君乃心折矣。」穎甫於研求經訓之外，肆力於詩文，其爲文，初學桐城，更上溯震川廬陵以達晉魏。其詩尤超絕有奇氣，不爲古人所囿，別樹一幟。壬寅登賢書，科舉廢，即絕意進取，徵選知縣不應。常藉詩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氣，又旁溢爲畫梅。畫擬冬心，而老幹挺立，折枝灑落，含遒勁於秀逸，畢生風骨，蓋寓於是焉。穎甫之畫梅，必系以詩，詩主而梅客，雖以二者並傳，君意則以詩名梅也。余於癸卯離南菁赴滬上，即與穎甫音問隔絕，但聞辛亥革命時，穎甫以巾裹髮，不肯去辮，鄉人有謀用利剪之，則乘夜遁至滬上，久之方歸。袁世凱稱帝時，各縣士紳列名勸進，某太史受袁氏金，爲江陰縣代表。穎甫於某論親則姻叔，論誼則業師，聞之，突詣某所，詰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賄，而作此無恥之事耶，我江陰人之顏面，爲汝刺盡矣！」某大驚，急曰：「無此事，無此事。」一九二七年以後，余息影滬濱，則穎甫已懸壺市南，而託迹於韓康矣。蓋穎甫之治學也，不深造則不休，中年肆力於醫，鄉人亦莫知之。及其應世，凡他醫所謂不治之症，穎甫輒着手愈之。且於富者有時不肯醫，於貧者則不取酬，且資其藥。穎甫之同門友莊翔聲有妾，患盲腸炎，穎甫居滬之南，莊居滬之

北，路遠不便，穎甫則自雇汽車，載其妾以歸，爲之朝夕診視。病已十去八九，而患者有嗜好，諱而不言，致未固其元氣，病遂革。家人謀歸之，穎甫止之，曰：「不可。」卒歿於其家。殯殮既畢，穎甫親登莊君之門，叩首謝罪。其義俠之行類如此。孟河丁氏世業醫，創醫校於海上，延穎甫主講座。慮其高傲不可屈也，穎甫乃夷然就之。其授課也，携水煙筒，紙煤一把，且吸且講。以傷寒金匱深文奧義，抉擇隱微，啓迪後進，學者親炙其緒餘，咸心悅誠服，而忘其舉動之離奇矣。穎甫年七十，曾開筵祝壽，與余過從之密，如在南菁時。八一三變作，即返里，久無音耗。數月以後，其壻來滬，則言穎甫已罵賊死矣。先是，江陰城破，有敵酋入其室，穎甫尙與之筆談，未有他變。及敵兵蜂擁而至，辱及婦女，穎甫則肆口大罵不止，敵舉槍斃之。且刳其腹，嗚呼！烈矣！余欲爲文傳之，以未悉其事狀，久而未就。今始得其崖略，故著於斯篇。穎甫姓曹，諱家達，一字尹孚，號鵬南，晚署拙巢。江陰人。著有古文、駢文、氣聽齋詩集、詞集、梅花集、傷寒發微、金匱發微。後三種已梓行。

蔣維喬曰：吾鄉常州舊屬有八縣，而江陰居其一，人民夙以氣節稱。明末閩應元戴髮效忠，率民兵數萬，抗清兵十數萬，八十餘日，城破皆死，無一降者。故江陰號稱忠義之邦。穎甫之戴髮效忠，雖與閩公趨向不同，而其忠義殉節，則後先一揆。彼身居亂世，遇威脅利誘，而中心漫無所主者，聞穎甫之風，可以稍愧矣。

丁仲英序

江陰曹穎甫先生。余先嚴甘仁公之道義交也。精邃國學。詩名尤著。以遜清光緒之季登賢書。嘗以選班赴山左。無所合。困而歸。爰整岐黃之術。以拯生民。有所感慨。則託之於山水草木蟲魚鳥獸之詞。故大江南北。莫不知有曹詩人。而不知先生之又工於醫也。先生之於學。上自經史。下至諸子百家。均有精深之研究。至仲景之學。則尤別具心得。嘗謂其門弟子曰。醫雖小道。生死之所出入。苟不悉心研究。焉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今之所謂宗仲景者。名而已矣。實則因陋就簡。膽識不足以知病。毅力不足以處方。真能宗仲景之說。用仲景之方者。曾幾人哉。且仲景原書。經王叔和收拾於荒殘散亂之餘。字句不無缺失。任意增補。已不能脗合原著。加以數千年來傳寫之譌謬。箋注者非惟不敢置議。抑且於不可解者而強解之。甚至救表之當用麻黃者。不能正桂枝之失。汗家重發汗。至於液虛生燥。當下以大承氣者。不能正禹餘糧丸之失。去仲景著書本旨。蓋益遠矣。今歲春。先生所著傷寒發微將以付梓。余信先生之書經艱苦卓絕。而後成。爲歷來註傷寒史上可放一異彩。而永傳勿替。是爲序。辛未孟夏。元彥丁仲英識。

沈石頑序

仲師原序。自述作傷寒雜病論之經過。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羣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云云。書經五胡十六國之亂。已不無散佚。復經叔和之編次。林億等之校刻。改竄損益。參以己意。至成無己註傷寒論時。已久非最初之完書矣。且歷代之註傷寒者。不下百數十家。大率皆妄易次序。顛倒經義。攻訐聚訟。支離破碎。蒙蒙昧昧。莫宗一是。致後學者。徬徨歧途。無所適從。吾師拙巢夫子。爲遜清大儒。文聲醫譽。傳聞海內。念仲師作傷寒雜病論之本旨。原爲教民治病用藥之道。有所標準。不意傳至今日。真義晦塞沉淪。惜效方之反足以殺人。使排斥仲景學說者。得乘隙而橫行一世。故忿然而起。行道三十餘年。研究經驗之心。得註釋傷寒金匱垂示後來。一洗空泛之浮論。專務實學。考據精詳。凡無字之處。必反覆探討。一再解說。而仲景之不出方治者。綜核尤爲周密。此豈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者哉。歷三年。書始脫稿。意欲付梓。商諸章君次公。次公無以應。延及年許。今春乃由丁君濟華。慨然助之。遂得殺青。印至二卷。適值丁君嘉禮之期。後二卷乃由石頑校訂完成。仲師之學。醫家之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所以師表萬世。而吾師此書。以經解經。獨得仲師之奧。更足以光大仲師之學。其功豈小也哉。刊印將成。爰謹誌顛末。以誌景行。辛未端陽。門下士石頑沈松年拜序。

自序

拙巢子少治舉業。常以文學譚醫理。空明研悟。自謂今古無雙者。殆不減乎玉楸。夫人之一身。水寒而血熱。液清而氣濁。然陽谷溫泉。嚴冬無冰。蕭邪寒餒。盛夏不熱。陰陽相抱。內藏乃和。長夏土濕。潦水不澄。秋高氣寒。白露始下。升降輕重。損益懸殊。固嘗躊躇滿志。以爲足治仲景書矣。不意開卷以來。輒生艱阻。九折之肱中截。十仞之淵無梁。則又爲之徬徨瞻顧。慨焉興歎。故不爲之開山鑿石。則夷庚不通。不爲之伐木成橋。則彼岸不達。昔張隱庵集注既成。自序云。經寒暑。歷歲月。廢寢食。絕交遊。諒哉斯言。予研核傷寒論。起於丁卯之秋。每當不可解說之處。往往沉冥終日。死灰不暘。槁木無春。靈機乍發。乃覺天光迸露。春紅結繁。夏綠垂陰。又如幽蘭始芳。野水凝碧。神怡心曠。難以言喻。匝月之中。屢躡屢興。不可數計。書於庚午季夏告成。蓋三年於茲矣。嗟乎。神禹畏龍門之峻。則北條洪河不奠。鬻熊憚幕路之勞。則南荒山林不啓。仲景之學。湮晦者幾何年矣。自張隱庵出。始能辨傳寫倒誤。而尙多沿襲。自黃坤載出。始能言三陰生死。而狃於五行。然則予之爲此。正欲繼兩家心苦。以復舊觀云爾。若徒以改竄經文爲罪責。則是惜山澤而不焚。縱其龍蛇禽獸。憚荆棘而不剪。養其狐狸豺狼。此真莊生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也。世有達人。予將拭目俟之。辛未端陽後三日。江陰曹家達。

仲景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恚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爲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尙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撰。

凡例八則

- 一 本書一日二日三日爲一候。二候三候。傷寒七日一候。中風六日一候。以下五六日八九日等。均不在此例。所以不言四候者。以陽明居中土。無所復傳。凡傳三陰。大概爲誤治之壞病。否則別有感受也。
- 一 本書譌謬處甚多。鄙人不避訛謗。輒爲更正。使學者視病處方。有所信從。不致自誤誤人。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 一 內藏解剖。當以西說爲標準。不當堅執舊說。西醫所謂胸中有淋巴系統。即中醫所謂脾陽及上中二焦之關鍵。所以發抒水穀之氣而成液與汗者。皆由於此。西醫所謂輸尿管。即中醫所謂下焦。西醫謂胃底含有胆汁。足以證明少陽陽明之同化。及消渴厥陰附陽同病之理。故注中間採其說。與謬託科學者固自不同。
- 一 本書有會通前後而其義始見者。諸家注文。每有顧此失彼之弊。致前後意旨差謬。鄙注幸免此失。願與明眼人共鑒之。
- 一 著述之家。輒有二病。一爲沿襲舊說。一爲謬逞新奇。鄙人以攷驗實用爲主要。間附治驗一二則。以爲徵信。非以自炫。特爲表明仲師之法。今古咸宜。以破古方不治今病之惑。閱者諒之。
- 一 藥性不明。不可以治病。芍藥苦泄通營分之瘀。葛根升提增液。能引太陽經輸內陷之邪使之外出。意旨俱本張隱庵。似較以芍藥爲酸寒欬汗。以葛根爲陽明主藥者爲正。明者辨之。
- 一 三陰之病。純陰則死。回陽則生。黃坤載說最爲切中。凡陽亢而死者。皆醫之過也。鄙注特申黃說。而補其所不及。似較原注爲勝。